

## 第十八回 除莽兒素梅致情

詩曰：

腰間常佩絳錯劍，專待仇人頸血磨。  
是我姻緣偏複合，問伊何用起風波。

卻說素梅病倒在飯店，自己將衣服緊緊穿著，只是和衣而臥。幸藏身邊盤費多餘，諸事可為。央店主請醫調治，一病半年有餘。待調理好時，已足一年，盤費花得精光。想道：「我多時不曾畫幅畫兒，今日不免畫幅賣來做盤纏。我病已好，只管在此，豈不討人看出破綻。明日還急急地起程才好。」遂畫兩幅畫，拿在手中去賣。

偏又作怪，起初兩年，拿出畫去就有人買，只愁畫不及。今日拿著畫，整整打早就走到日午，問也沒人問一聲。心中苦楚，耳邊又聞得按院將到，滿街報馬與官府往來不絕，心內害怕道：「我是個女身，腳下走路，慢踱則可，快行未免有錯。如今街上官府又多，人馬又眾，而且按院初到，不是當耍，倘有一點跡虞，風波立起。不若且回店去迴避一日，再作商量。」

遂回身轉步，行至南門。忽背後一人拍拍她肩道：「素梅姐姐，怎麼是這等打扮？」素梅嚇上一跳，忙回頭一看，卻是個和尚，頗覺面善，一發竟想不起。那和尚笑道：「怎就不認得我？我是平莽兒呀！」原來莽兒自拐主母事犯，從監中逃出，直至這裡。無所棲身，就投在南門外《□行庵》做了和尚。適才正去化盞飯，遇見素梅在街上賣畫。他的眼□生認得。只因是男妝，不敢造次。悄悄尾在她背後，細細瞧看。左看右看，見她舉趾動步，一發知是素梅無疑，所以放膽叫她。

素梅數年不曾被人識破，今日暮然平空有人喚出她本像，吃這一大驚。見是平莽兒，就仇人相見分外眼明，將一副心事對付他。莽兒見果是素梅，就起姦淫之念，意欲拉她同至庵中，又恐照顧了眾和尚，沒得到她。心上暗自打算道：「待我先弄她上手，然後再帶進庵。她若一心向我，要拒和尚也就不難。」遂誘至僻靜處，一把摟住求歡。素梅竟不推辭，笑道：「這所在，人跡往來，不當穩便。倘遇著人來，你是個出家人，我是個假男子，豈不弄出事來。同你到我下處去，閉上房門，一人不知，倒甚穩當。莽兒道：「你下處在哪裡？」素梅道：「在府前。」莽兒甚喜，放手跟著素梅就走。

素梅一路暗恨道：「我與這賊前生做下對頭，今生與他一劫。罷，罷，說不得了。我今日必然是死，且到府門前喊官。誓不與這賊俱生。」一頭走一頭算計。耳中遠遠聞得喝道之聲，忽聽得旁人喝道：「按院老爺來了，還不站開，只管低著頭走，到哪裡去？」

素梅聞知，就一手攜著莽兒，避在一邊。不一會，鑼聲將近，兩面肅靜牌早已過去，許多儀從執事，絡繹而過。看看按院轎子已近，素梅猛然一聲大喊：「爺爺救命！」莽兒嚇得心膽皆碎，急得要跑，被素梅死緊攬住。

那按院正是琪生。聞得有人攔路喊叫，必是急事。就差人押住，將二人帶到察院衙門。先喚素梅上去，一見已吃一驚，忙叫至案桌跟前，吩咐她抬起頭來。心內大喜，不覺出神，就失聲道：「噯，你莫非……」連忙又住了口。素梅抬眼見像琪生，也暗吃一嚇，又不好問。

兩人默默無言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倒有些趣。一個告的不訴，一個審的不問，各人心裡登時攪亂。琪生恨不得跑出公案來問她，衙役們看著又不好意思。只得審問道：「你怎沒有狀子，攔路亂喊？所告何事？」素梅從直訴道：「小婦人靠實不是男人。」

琪生聽了這一句，正合若他癢處，喜得抓耳撓腮，含笑問道：「這是何說？」素梅將平宅從嫁，自己不從，改扮男妝，來尋丈夫祝琪生，今日遇見平莽兒要姦淫之事，一一哭稟。琪生已知果是素梅，遂叫莽兒上去，將信炮連打一、二十下，忿然道：「你有何說！」莽兒尚兀自左支右吾地抵賴。琪生拍案大怒道：「你這該死該剮的奴才！還不直招。你且抬頭認本院一認看！」

莽兒果抬頭一看，認得是祝琪生。嚇得他頂門上走了三魂，腳底下蕩了七魄，半日不能則聲。琪生叫夾起來，又問：「他買盜扳害可是你經手的？」莽兒料賴不得，遂將主人遭他行刺，錯殺戴方城，又買盜扳害，落後如何搶鄒小姐二人，自己如何拐主母，犯事逃做和尚，今日又不合要奸素梅，一一招出。

琪生如夢方醒，始知以前情節。素梅在旁，也方知琪生就為此受累。琪生道：「今日真是神差鬼使叫你犯在本院手裡。明白前事，我也不定你罪例，從寬發落，只將你活活熬死罷。」欲要掣簽行刑，恐素梅膽小害怕，吩咐差人帶出二門，將莽兒重責一百板，生生斷命。已交與老閻收管。

琪生發放事完，忙掩門退堂，差陸珂將素梅悄悄接進。二人悲喜交集。琪生忙問道：「小姐在哪裡？」素梅重新哭訴前事。

琪生聞得小姐又被強人劫去，痛哭號呼。琪生也將自己事情，並見詩及到家中遇蒼頭之事歷歷告訴，又道：「你既送平小姐到嚴家門口，落後可曾聞些動靜麼？」素梅道：「彼時我就出來。大約平小姐誓在必死，叫我多致意你，叫你自家保重，切勿以她為念。」琪生哭道：「我曾去訪，她果然投水而死。」素梅聞知，亦心酸大哭。琪生又說：「她也曾到常州關帝廟和詩哩。」素梅道：「這卻又奇。她既死在我題詩之前，怎和詩又在我題詩之後呢？好不令人難解。」

二人正在猜疑，忽馮鐵頭怒氣沖沖跑來對琪生道：「適聞人說嚴賊事敗，發煙瘴充軍，隨身只帶得一名軍妻，是平家之女。今已到河下。明日動手，我去將平小姐取將來何如？」琪生駭異道：「平小姐已死，哪有此事？」鐵頭道：「或者傳聞不的，小姐未死也不可。」琪生又問鐵頭道：「你怎得有法子去取？」鐵頭道：「我自自有道理，管你取得來就是。」琪生喜極道：「既是不曾死，你快些去，務在必取才好。但不宜聲聞於外，恐礙官箴。」鐵頭道：「咱家自有制度，斷不令人知道。」

言罷出來，先去認了船。買了一包火藥。至三更時分，悄悄去那船邊，放起一包火來。那船登時大燄，火光燭天。眾人驚慌，俱爬起來。有摸著衣服沒有褲子的，有全然摸不著的，有摸著一件又是別人的，一齊喊叫，亂竄上岸。驚動許多人來救火，解子又要顧行李，又要顧正犯，哪有工夫去照管軍妻？

鐵頭雜在人叢裡來救火。眾人之中，見船上有個標緻女人奔上岸來，忙走向前，一把挽著就走。那女子被火嚇得昏頭搭腦，單顧性命，只認是本船上的人救她，所以頭也不抬，惟顧腳底下，只是跟著他走。鐵頭帶至無人所在，從機筒裡取了一把刀來，恐嚇她道：「你隨到邊遠充軍有什好處？好好隨我去，還有快活日子。你若不肯，開開聲兒就殺了你。」那女子忙道：「偏頭隨你。」

鐵頭遂收起刀，同至城邊。那城門早已大開，卻是衙官親來救火，故此開的。鐵頭竟將女子帶進察院，全無一人知覺。

琪生忙迎出去看，卻不認她，心甚索然。對鐵頭道：「我說沒有此事，果然有誤，怎麼處？」恰好素梅出來看見，拍手笑道：「怪道說是平家之女，原來是平大娘。差到底也！」琪生問：「是哪個平大娘？」素梅笑道：「就是棗核釘之妻陳氏耳。」琪生與鐵頭大笑，問陳氏：「因何在嚴家？」陳氏尚要支吾，琪生道：「莽兒已被我打死，你直說不妨。」

陳氏滿面羞漸，料不能隱諱，只得把罪放在莽兒身上，略略被宣幾句。琪生又問：「你家姑娘生死如何？」陳氏卻將姑娘不從，投河身死之故說知。琪生知小姐死信果真，大哭不止。素梅亦甚是悲傷。琪生與素梅敘了兩宿舊情。

琪生因陳氏在院，恐人曉得談論，一發連素梅俱教鐵頭也送至常州宅裡同住。又囑咐鐵頭就住在常州宅內照管，不須又來。鐵頭別卻琪生，送二人而去，正是：

本將攜手同歡樂，只為官箴又別離。

琪生又忙了數月，各處俱已巡到。一省事完，要進京復命，一路無話。一日到京，面過聖出來，去拜一個刑部侍郎，是他最相契的同年。偶見案頭一張本稿，信手取來瞧看。起首就是「速梟元惡，以防不測事」，看到後邊，卻是「大盜焦熊，綽號紅鬚，速宜正法，不可久滯獄底。恐防賊黨窺伺，致生他變。」琪生暗道：「這人名字我卻在哪裡聽見過的。」一時再想不起，只管垂頭思索。侍郎道：「年兄躊躇何事？想是稿中有什不妥貼的所在？不妨改正。」

琪生一思想，口內咨咀道：「非也。這又有些古怪。」侍郎無心中答道：「這人果有些古怪。據他自供說，替他什麼祝恩人報仇，殺了古田縣主簿——棗核釘平襄成，自家甘心受死。日日在獄中，恨問官不早些處決他，叫他在獄中受悶。你道天下有這等不怕死的亡命之徒麼？故此連弟也在這裡疑惑，心中卻反有些憐他。你說奇也不奇？年兄怎也知他古怪呢？」

琪生才記得，數年前青蓮庵所救之人。暗道：「他怎曉得我的事？這又大奇。」遂動了個救他之念，便應道：「這人與小弟曾有一面。懇年兄怎地為小弟開豁他才好。」同年道：「罪案已定，似難翻改。怎麼處？」想了一會道：「除非只有抵換一法。」二人再三計議，竟吩咐獄官，將一個多年死囚絞死，卻遞個紅鬚身死的報呈。輕輕把個紅鬚救出，帶進琪生官寓。

紅鬚一見琪生，喜出望外，踴躍跳道：「咱道是哪個張爺救我，原來卻是恩人。咱不喜得命，倒喜今日得遇恩人。」琪生道：「何意？」紅鬚道：「太爺與尊夫人，眼也望穿。思人既做了官，怎就忘卻父親、妻子？」琪生垂淚道：「我心幾碎，怎說忘卻二字。你想是知道下落，快與我說明。」紅鬚就把遇雪娥小姐並劫獄，以至殺棗核釘時被擒、解京之事，從前細說。

琪生又悲又喜，感謝不盡，忙問道：「老父與鄒小姐，目今還在何方？」紅鬚道：「咱解之時，蒙他二人趕來，要隨咱進京。是咱不肯就他，就住在常州府，想還在那裡。」琪生頓足哭道：「我也曾在那裡，著實尋訪，怎偏不遇。早知如此，就不做官，只在那裡訪著他相會，何等不好。豈知當面錯過。我真是天地間，大不孝，大不義之罪人也。」遂呼天大號。紅鬚勸道：「不要煩惱。既有著落，自有相逢日子。明日待咱去接他到京何如？」琪生謝道：「多感厚情，生死不忘。」

二人正在談說，忽一個衙役送報單進來道：「廣東山賊竊發，連破惠、潮二府，官兵殺敗，巡撫陣亡。今又圍困南雄。本府鄭老爺，百計死守，信息甚緊。方才又是三報，奏請救兵。閣裡去九卿、六部老爺出了會單，不論文武、翰林、有司，俱於午門會議。請老爺就行。」

琪生驚道：「鄭兄有難，安可坐視？我當為朝廷出力，替知己死難，正此時也。」遂換朝服急急進朝。原來嚴嵩拿問，凡是當初被他削逐官員盡皆起復。鄭飛英也當起復，就選了廣東南雄府知府，帶著家眷赴任。到任才一月，就被賊兵圍住，屢戰屢敗。外無救兵，內無糧草，破在旦夕，命在須臾。故此，差人突圍，星夜進京求救。

這琪生曉得是他，所以著忙。奔到午門，只見眾官會議，欲議出一人領兵前去救援。眾官聞巡撫也被殺死，聲勢凶勇，哪個敢去？俱面面相覷，各不出言。琪生大聲言道：「朝廷高官厚爵養士，原在分憂。今日俱是這等畏首畏尾，坐視繫卵，則朝廷要我們何用？今日正是事君致身之秋，卑職雖屬文臣，願提一旅之師，解南雄之圍，替君父分憂。」

說罷，遂同眾大臣面聖自舉。龍顏大悅，御筆親授廣東巡撫、兼提調各省兵馬都督。又加上一道御敕。琪生謝恩，連夜帶著紅鬚起程。

這番兼官各省兵馬，一路人馬擁護，好不威赫。琪生與紅鬚坐著大船，這些兵馬、執事，卻擺在岸上，曉夜趨行。

不知此去何如？再聽下回分解。